稿本《鲍兰谷日记》作者考

徐 明 英

一

上海图书馆藏稿本“鲍桂星著《鲍兰谷日记》”一册。该日记内附有一封信，是道光三年（1823）孟陬阮元六十岁生日之时，鲍桂星向他祝寿的信札。因为这封信的佐证，鲍桂星被认为是日记的作者。另外，日记前还有一则简短的题跋，其文曰：

> 先祖兰谷公道光壬辰正月偕吴我鸥、戴醇士进京应试，寓沈都转叔莲（笔者按，“叔莲”当依日记作“莲叔”）家，所记日记本册经兵燹未曾遗失，深幸！先人手泽，缘装衬订，子子孙孙，永宝藏之。己未中伏，养病园林，谨阅一过，孙绮敬志。（下钤“绮”朱文印）

日记的作者既已被认定是鲍桂星，作者之孙又称之曰“兰谷公”，日记由此被著录者定名为“《鲍兰谷日记》”。然稽之史实，鲍氏卒于 1824 年，道光壬辰（1832）已去世 8 年，所以这个日记的作者绝无可能是鲍桂星。

日记中除了鲍桂星的信之外，还有一篇童槐写给阮元的尺牍，其函款位于纸边，款识与正文界限不甚分明，使得这则尺牍极易与附入日记的一些历史杂记文字相混而不被注意。尺牍署款为：“辛未八月十九日甬东受业弟子童槐谨志于京师南城西隈新寓”。童槐（1773-1857），浙江宁波人，清代能臣，颇得阮元奖掖。“甬东”是浙江定海的古称，清代宁波府辖定海，这与尺牍中“槐家宁波”一句相契合。“辛未”当是嘉庆十六年（1811），童槐时年 39 岁。但童槐是嘉庆十年（1805）进士，不可能有道光壬辰（1832）再进京会试并落第的经历。所以日记的作者也不是童槐。

日记作者对阮元的称谓也可提供一些佐证。如日记七月二十日记：“五世叔送太老师《揅经室文集》一部。”——阮元之子阮福将阮元所著的《揅经室文集》一部送给作者。这里作者称阮元为“太老师”；又：正月“二十日，早大雪，拜太老夫子寿（笔者按：阮元生于乾隆二十九年正月二十日，这里的“太老夫子”应指阮元），信客竟日。”鲍桂星给阮元的信署款是“受业鲍桂星”，对阮元自称弟子。童槐尺牍首句为：“李忠毅公镇定海在吾仪征师视学浙江之三

年。”称阮元“仪征师”，结尾署款是“受业弟子童槐”，亦自称弟子。对比可知，日记的作者比阮元晚两辈，而鲍桂星、童槐二人则是阮元的弟子辈。所以，即便史载鲍桂星、童槐二人中进士及去世时间有误，亦可由鲍、童二人与阮元的辈份关系论定他们均非日记的主人。

二

实际上，关于该稿本的真正作者，可从日记中提及的多个线索考证得出。

1.日记提及的地点值得关注。作者赴京会试是从杭州出发的：正月八日“自杭超程进京”；家信寄达地是杭州：十月二十六日家信“限十八日寄到杭州”；十一月三十日家信“托雪樵太守寄杭”。据此推断作者很可能是杭州人。

2.作者与日记中的人物关系方面亦有线索可寻。九月初八日记曰：“座有徐仲深侍御、徐伯华翰林二昆仲，皆戊寅大同年。”“大同年”是不同省份同年中乡举者之间的称谓，这说明作者也是戊寅举人。此日记始于道光壬辰，壬辰年之前的“戊寅”年是嘉庆二十三年（1818），是年开恩科乡试。检民国十一年《杭州府志》卷一百八“选举”，有（嘉庆）“二十三年戊寅睿皇帝六旬万寿恩科”名录，列有龚鞏祚、王言等二十四人[①]。日记的作者“兰谷公”若是嘉庆戊寅杭州举人，应是这二十四人中的某一位。但《杭州府志》只列人名，不及字号，而“兰谷公”既是作者之孙对其祖父的称谓，自然不能直称本名，“兰谷”是别号、室名等的可能性更大些。查《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》“兰谷”、“兰谷山房”二条下依次列有王言、吴清藻等十九人名[②]。将两组名单比对，只有王言是重合的，故我们猜测日记的作者极有可能是王言。

《杭州府志》卷一百四十六《文苑三》有王言父子二人小传：

> 王言，字兰谷，仁和人，嘉庆二十三年举人，官寿昌训导。地僻万山，士鲜知学，言以经学勖诸生，始知治经。生平覃心训诂，多蓄古书、法物，丹铅杂列，著述自娱。年六十六，卒于官。
>
> 子同，字同伯，五岁受《尔雅》、《仪礼》，十二岁毕，十三经成。光绪三年进士，官刑部主事，甫匝月，以谳狱有诬，不肯具状词，拂然乞养归。襄郡中善举，十五年秋，淫雨为灾，发仓粟以赈。唐栖镇居下游，灾尤重，饥民势汹汹，莫敢往，同挟赈定之，巡抚以闻，传旨嘉奖。主紫阳、梅青、龙山、唐栖、慈湖诸书院。卒年六十五。同覃心许书，寝馈石鼓，故大小篆皆有法。[③]

据此知“兰谷”系王言表字。然朱熹在《训学斋规》中曾谓：“凡称呼长上，不可以字。”“兰谷”若是王言之字，王言之“孙绮”称其祖表字，似失礼宜。检

---

①龚嘉儁修、李榕纂：《杭州府志》，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民国十一年铅印本，1974年，第2190页。

②杨廷福、杨同甫编：《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764页。

③龚嘉儁修、李榕纂：《杭州府志》，第2786页。

《晚晴簃诗汇》载有王言诗作并及生平，曰："王言，字健夫，号兰谷，仁和人，官寿昌训导，有《桂阳草堂集》。"[①]复检《清续文献通考》亦曰："（王）言，字健夫，浙江仁和人，嘉庆戊寅举人，寿昌县训导。"[②]则王言表字当作"健夫"，兰谷实为其号。

3.该日记于日常交游记录颇周详，有些事迹颇可核按，以资发明。其所记闰重阳之会即是一例。道光壬辰的这次闰重阳距上次乾隆丙子重九之闰时隔77年，可谓人生难再之佳日，作者与在京同好宴会庆祝：

> 闰九月……初五，游琉璃厂，订初八会期。……初八，沈晓翁处道喜，上斜街二庙陈宅看朱介轩，至孙春沂大弟家，拜见伯母，下棋二局。未初，至吴红生家赴庆重阳之会。座有徐仲深侍御、徐伯华翰林二昆仲，皆戊寅大同年，河南人，与红生同乡；刘车福户部；吴星游，山西人，莲叔大同年，在山东司；又泰州孝廉陈东之及定庵、醇士、珊林，共九人。初九日，饭后至醇士处，偕往定庵家，吴红生兄已先到，并晤孙柳溪先生，五人同往瑶台登高，席地坐听定庵论春秋三世家法。定庵邀到寓宾居夜饭，遇着潘带铭兄，席间看浙省闱墨。饭后，偕带铭、醇士回寓所，嘱醇士为枚卿写墨竹一横幅。三鼓，着人送潘、戴二君回寓。

这次聚会在《两浙輶轩续录》所载的一首闰重阳诗中亦被提起。此诗为范元伟所作，范字春船，钱塘人，亦嘉庆戊寅举人，与日记作者是同年，也是作者当年赴考在京交好之一。范诗前有小序记其事曰："闰重阳日龚定庵自珍、戴醇士熙、王兰谷言招集吴红生宝晋斋中。醇士作图以记。予以事不果往，即次图中原韵寄题。"[③]

据因故未能到场的范元伟记述，这次聚会，与会者有龚定庵自珍、戴醇士熙、王兰谷言、吴红生宝晋。而在"兰谷公"的日记中除了"王兰谷言"，范元伟提及的其他三个名字悉数出现。显然，这个在日记中唯一没有被提到的名字——"王兰谷言"正是日记作者。王言是其名，朋侪则习以号"兰谷"称之。

日记作者大体可确定，接下来还须对其后人进行一番考查。王言子孙除上引《杭州府志》列出的进士王同外，仍不乏名人。其中，声名最著者是一代印学宗师王禔：

> 王禔（1880-1960），初名寿祺，字维季，后更名禔，号福厂，锄石农，微几，屈瓠，印佣，罗刹江民，石奴，福厂居士，晚号持默老人，持默居士。生于杭州一个世代书香之家，祖父王言是嘉庆戊寅恩科举人，父亲王同是光绪丁丑科进士，长兄王寿抟为光绪丁酉科举人。福厂在此环境熏陶下，自幼耳濡目染，浸淫于金石书刻之中。当时杭州地灵人杰，文人雅士因风相聚，

---

①徐世昌：《晚晴簃诗汇》卷一二七，民国退耕堂刻本。

②刘锦藻：《清续文献通考》卷二六八，民国景十通本。

③潘衍桐：《两浙輶轩续录》卷二九，清光绪刻本。

恣意探讨金石书画，并谋结社广交同道，遂于1904年福厂与叶铭、丁仁、吴隐一同创议成立西泠印社——我国第一个研究金石书画的学术团体。[①]

据所述，禔兄王寿抟中举在光绪丁酉，即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）。检《杭州府志·选举》光绪“二十三（1897）年丁酉科”中举名录果有“王寿抟”之名，并附“仁和人、江西知县”一句简注。

复检《清代传记丛刊》，得“王绮”材料一条。“王绮，原名绶，字定叔，号陶盦，仁和人，书法秀劲，墨梅得冬心老人法。《谈艺琐录》。”[②]“谈艺琐录”当是指张鸣珂的《寒松阁谈艺琐录》，检此书可发现更详细的记载：

王定叔绶，后改名绮，仁和同伯比部第三子，以诸生橐笔辽东，参大僚幕府，膺荐洊阶直牧，画宗瓯香馆，梅花雅近松壶比部，工石鼓文，恪守矩矱，集鼓字为楹联诗文，都成妙谛。[③]

由此可知，王绮，本名绶，字定叔，号陶盦。据前引《杭州府志》，王言之子王同字同伯，曾官刑部主事，清人通称刑部官员为“比部”。王绮系王同三子，曾入辽东某幕，擅石鼓文，日记题跋者正是此人。王绮称祖父表号曰“兰谷公”、自称“孙绮”是恰当的。题跋写于己未年，即民国八年（1919）。

三

日记既是王言的，怎么会杂入鲍桂星、童槐的书信尺牍呢？这其中有一个关键环节：鲍桂星、童槐的书信尺牍都是写给阮元的，而阮元之子阮福正是王言坐馆的东家。

据日记内容可以看出：王言在阮福家坐馆，阮福对王言生活起居十分关照，王言与阮福诸兄弟关系亦极亲密，不仅与他们朝夕宴处聚谈，私交甚笃，甚至替阮府处理书信文牍。也因此，王言能接触到阮府的私人文牍。日记十一月二十七日即载：“五叔（笔者按：指阮福）示以太老师（笔者按：指阮元）做凡至诗字十数页，及名人手札，宋马远《江亭玩月图》，元王振鹏《楼台倒影图》。”鲍桂星、童槐的书函当是以类似的方式进入王言视野的，但它们是如何成为日记中的一部分呢？比照一下日记中鲍、童二作的笔迹就会有发现：鲍作是一组诗，共九篇，信的开头文字书写稍工整，后面则颇为潦草，信中有多达六七十处以圆圈代替的文字避省，还有些字被涂抹了。“受业鲍桂星”的祝寿之信不可能以这种面目呈给阮元，所以日记中的这封信当是王言抄自鲍桂星原作。童槐之信也应是同样的来路，从它与日记笔迹完全相同便可确定。

潘衍桐《两浙輶轩续录》载有王言生平，颇具参考价值，录之如下：

王言，字健夫，号兰谷，仁和人，嘉庆戊寅举人，官寿昌训导，著《桂阳

---

①周建国：《王福厂与他的金石至交》，《新美术》2000年第3期。

②江铭忠：《清代画史补录》，《清代传记丛刊》，台湾明文书局，1986年，第136页。

③张鸣珂：《寒松阁谈艺琐录》，《清代传记丛刊》，第184页。

草堂集》。丁丙曰:兰谷丈赴公车者十一度,尝馆阮文达京邸,琅嬛室中周秦鼎彝、宋元书画皆得寓目。尤好古泉刀币,购数百品摩抄为乐。后以大挑就冷官,课士之暇,著述自娱,如《春秋推日编》、《纲鉴推日编》、《月令粹编补遗》、《五经异同考略》、《金石萃编补略》皆具有稿本,辛酉之劫,半为灰烬。子同,光绪丁丑成进士,始刊《金石萃编补略》以传。①

其中所引八千卷楼主人丁丙语与日记内容多所契合。"馆阮文达京邸"即坐馆阮福家教授阮元孙恩山、恩光事,日记于其始末载之甚详;王言"古泉刀币"之嗜在日记中尤为突出,购买赏玩几无虚日。

基于以上考证,可得结论如下:上海图书馆藏稿本《鲍兰谷日记》应作《王兰谷日记》,作者为仁和王言。

作者单位: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,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

①潘衍桐:《两浙輶轩续录》卷二九,清光绪刻本。